

对话钢琴家斯蒂芬·霍夫：无尽追逐名利，不如保持初见的新奇

这位英国钢琴家坚定地捍卫着代表卓越音乐的“门槛”，但他也表示，“赢下所有比赛”并不是通往艺术圣殿的唯一路径。

FT中文网专栏作家张璐诗 Lucy Cheung



摄影：Sim Canetty-Clarke

更新于2026年4月17日 11:25 FT中文网专栏作家张璐诗 Lucy Cheung

对于斯蒂芬·霍夫（Stephen Hough）这位世界顶尖的英国钢琴家来说，生活似乎永远处于“进行时”。一个午后，他约我在北伦敦一家街角咖啡馆里见面：“明天开始，我要进入整整一个月疯狂的连轴转，”霍夫平静地叙述着他即将开始的行程：从剑桥出发，紧接着飞往柏林，为因故缺席的钢琴家叶菲姆·布朗夫曼（Yefim Bronfman）救场。此间他还得飞回伦敦，参加巴恩斯伯里图书节（The Barnsbury Book Festival），为他写的回忆录《已足够：童年情景》（Enough: Scenes from Childhood）做一场座谈。“既然答应了，人家筹备了很久，我就不能推掉。”演讲完再于周末一早飞回柏林，当晚直接再登台。

“可我宁愿这样忙碌，也不想整天无所事事地干坐着。”接下来的一个月，他要继续当空中飞人：要去亚特兰大和辛辛那提演拉赫玛尼诺夫与贝多芬的协奏曲。

名利与童心

斯蒂芬·霍夫是当代少见的多重身份知识分子：钢琴家、作曲家与作家的身份并行发展。自1983年在纽约瑙姆堡国际钢琴比赛（Naumburg Competition）夺冠以来，他长期活跃于欧美与亚洲主要乐团与音乐节舞台，录音数量已超过六十张，涵盖从圣-桑、拉赫玛尼诺夫到肖邦等核心曲目，多次获得英国《留声机》大奖、法国“金音叉”等重要奖项。除演奏外，他的创作横跨管弦乐、室内乐与独奏作品，并接受过包括伦敦威格莫尔音乐厅与卢浮宫在内多家机构委约。

在音乐之外，霍夫持续为英美主流媒体撰稿，并出版多部著作，从宗教文本、音乐随笔到小说与回忆录都有。他曾被《经济学人》（The Economist）列为“二十位在世通才”（Twenty Living Polymaths）之一，2014年获颁大英帝国司令勋章（CBE），2022年获封骑士爵位。

“小时候，我先认识了西班牙作曲家费德里科·蒙普，然后才认识莫扎特。”霍夫对蒙普至今保持热爱，在他看来，这种如童心一般的敏锐度不应限于理解音乐，而应是面对生活的态度。“成年人往往变得疲惫且迟钝，而孩子却在不断发现新事物。”霍夫形容蒙普的音乐捕捉到了孩子们在公园里奔跑、尖叫时那种近乎“狂喜”的状态，那是一种不顾他人眼光、全身心投入当下的纯粹，当中包含了“让人心痛的诚实”：没有成年世界的圆滑与外交手段，只有对事物最直接、最真实的反馈。

霍夫随之对今日弥漫社会的“成功学”表现出冷静的警惕。他以20世纪伟大的俄罗斯钢琴家舒拉·切尔卡斯基（Shura Cherkassky）为例：这位曾征服卡内基大厅、拿奖拿到手软的一代宗师，在去世不过三十年后，已被年轻一代的职业指挥家所遗忘。“名声、财富、成功，这些在漫长的时间面前其实微不足道。”霍夫说，与其追逐这样的虚名，不如像孩子一样，在每一次看到树叶、每一次按下琴键时，都能留住那份初见时的好奇

趁这件的虚女，个如家「孩子」件，住母「次自到例个、母「次孩「今键时，却能保持加切勿见版时你可。

霍夫也对当代音乐教育中“急功近利”氛围有所忧虑。他提到，有些18岁的学生还没开始在茱莉亚学院学习，就急着问自己“参加哪个比赛好”。他观察，一些职业音乐家其实早已失去了热爱，演奏变成了纯粹的体力活。这种状态被他形容为“火种熄灭后的潮湿”。

霍夫最担心的不是小朋友练琴练不够，而是因强迫而产生的厌恶感。“只要识谱的火种还在，哪怕他们中间放下了，到了四十岁他们依然会回到音乐身边。”他认为，现在的孩子因为过早地在社交媒体上展示“完美”的自己，反而丧失了突破边界的勇气。“不擦伤膝盖是登不上珠峰的。”霍夫说，如果一个人不敢犯错，“他能攀登的最高点也不过是一张桌子的高度”。他以贝多芬写《第九交响曲》时的无数草稿为例，强调即便是天才，也是在不断的否定和重来中接近完美的。

艺术的门槛

作为一名古典乐的“传教士”，霍夫对自己那些试图打破圈层的专辑如《梦幻专辑》（Dream Album）、《钢琴明信片》（Piano Postcards）等感到自豪，在他新近的一次录音中，霍夫也特意将民歌《望春风》改编成了华丽的拉赫玛尼诺夫风格。他还分享了一个小故事：他常去的一家日料店里，有一位来自尼泊尔的服务生，在网络上查找霍夫的名字后开始听他的录音，如今已成为一名乐迷，不时会通过社交媒体交流听后感。

面对音乐界根深蒂固的“高雅”与“通俗”之争，霍夫的态度很洒脱。他并不避讳在新专辑中放入迪士尼的曲目，理由很简单：旋律美就是硬道理。他提出了一个“牛排与巧克力”的理论：“顶级大厨煎的法式牛排固然非凡，但大众品牌的牛奶巧克力也同样让我着迷。”

但他承认艺术在精细度和复杂度上确实存在客观差异，“比如涂鸦相对于伦勃朗，莫什科夫斯基相对于勃拉姆斯”，但他坚信这种差异不应成为排他性的借口。“你可以欣赏精妙的、有理智背景的伟大杰作，同时也不妨碍你享受那份直抵人心的简单快乐。”

在霍夫看来，当下的艺术界正陷入一种危险的悖论：为了追求所谓的“平等”和“大众化”，人们正试图拆掉艺术的门槛。但他对此持有一种极其坚定的立场：他并不反对大众参与，但他坚定捍卫一些代表人类才华水准的高度：“拉威尔在管弦乐中创造出那种彩虹般的色彩，绝非偶然。”以《达芙妮与克罗埃》，霍夫认为，那种音色的细腻与精准，是作曲家用无数个日夜的汗水、通过最严苛的精密加工才锻造出来的。“这种卓越本身就是有门槛的，它代表了人类智力和感官能达到的极致。如果我们将一切模糊化，假装‘滚石乐队和拉威尔没有区别’，那我们就彻底失去了对这种专业造诣的尊重。”

霍夫随后发问：为什么社会对体育界的“门槛”表现得理所当然，却对艺术界的“门槛”感到难为情？“英国会为奥运金牌得主感到无比自豪，却在音乐上试图把一切都降到最低水平”，他指出：“你不会因为普通人跑得慢就要求奥运冠军放慢速度，那为什么在艺术上，我们要为了迁就所有人都能‘跳过去’而放低横杆呢？”

他特别强调，这种“门槛”与阶级无关。舒伯特、贝多芬、肖邦，这些伟大的灵魂都出身平民。艺术的精英性不在于出身，而在于那种不容妥协的、对卓越的追求。“听马勒的交响曲确实很难，它需要你高度专注，不能只是让音乐随意流淌过去。”霍夫认为，这种“难”恰恰是艺术的价值所在。如果因为大众觉得累、觉得难，就去修改音乐、阉割深度，那无异于杀鸡取卵。霍夫认为教育的使命不是把“横杆”降低，而是给人们提供梯子，引领大家往上攀登，去领略那道门槛之上的壮丽风景。对他而言，改变和提升听众的审美水平，远比改变音乐去迎合平庸要有意义得多。





摄影：Sim Canetty-Clarke

“i人”的成长节奏

然而，这种对“门槛”的坚持，在面对亚洲观众时转化成了一种近乎温情的热爱。霍夫描述自己在亚洲演出的过程中，“有时含着泪水”。他说自己在那些年轻的面孔中看到了极其珍贵的东西：“我们可能无法用言语沟通，但那一刻我们彼此理解，这极其亲密。”

对于亚洲备受争议的“鸡娃”式教育，霍夫认为，这种勤奋为跨越门槛提供了可能，但建议家长们“稍微放松那么一点点”。他用了一个比喻：“就像纠正体态，有时你只需要让肩膀放松那么一英寸，长期的背痛就会消失。”他援引钢琴家内田光子和席夫都曾在比赛中失利的往事提醒道：追求卓越是一场长跑，“赢下所有比赛”绝不是通

任乙个全数的唯一路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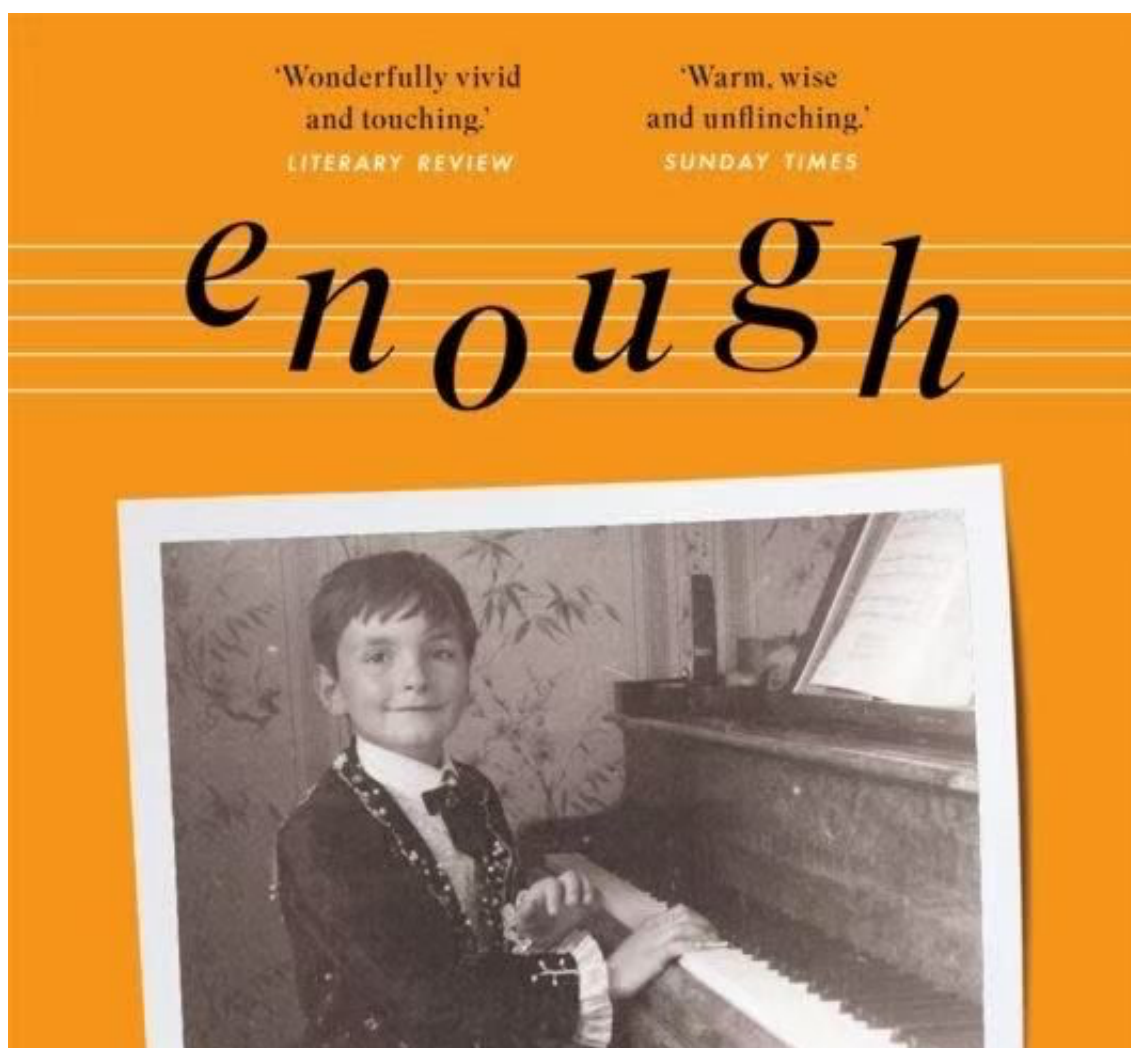
霍夫对现在那种“18岁没出人头地就完了”的论调很反感。他提到了温斯顿·丘吉尔，认为年轻人成长的节奏各自不同。“那些早起赖床、看起来很懒的青少年，可能只是大脑和身体物理上需要时间去发育。给他们一点时间，他们之后会突飞猛进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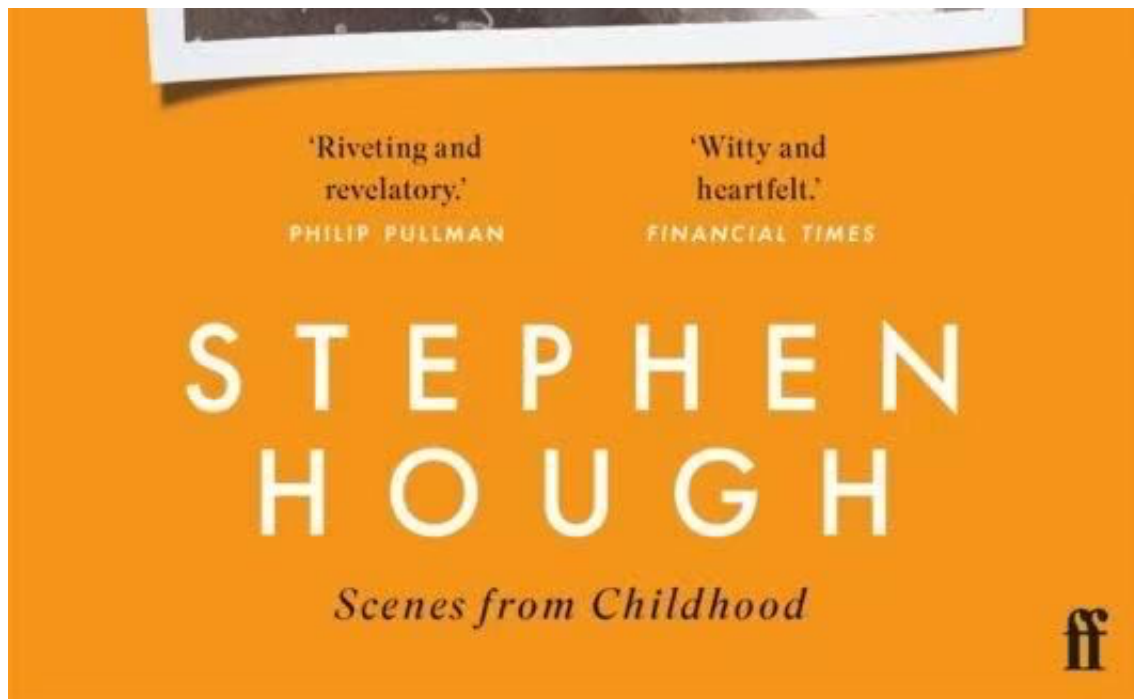
我趁机问起霍夫1960年代在利物浦长大的日子。他想了一会儿，说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对他来说，那个年代最深刻的“声音记忆”其实来自每天长时间收看的电视节目：“如果用现在的MBTI人格测试去形容，我大概算是那种‘I’开头的类型吧，不过我也记不清是哪一种了”，他笑着说。那几年他几乎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听唱片、点熏香，留着披肩长发，“就是那种典型的青少年”。他不太交朋友，在学校表现也不好，“我其实有点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”。

虽然11岁前他学琴进步极快、但青春期却陷入了低迷。有一次他在公交站等车，几个孩子围上来管他要钱。“我说我没钱，他们就朝我挥了一拳。虽然打得不重，但我内心最恐惧的事偏偏就发生了。”这次经历让他在此后几年里都害怕出门，害怕再次遭遇暴力。后来，钢琴老师戈登·格林（Gordon Green）拉了他一把：在15岁那年，霍夫提前进入皇家北方音乐学院开始本科学习。自此，他才真正得以在音乐世界里施展才华。这位老师还对他说过，并不存在所谓“稳定的进步”：“我们的成长往往是跳跃式的，中间会夹杂平台期甚至停滞。而正是在那些看似荒芜的阶段里所做的工作，才让下一次跃升成为可能。”

写作与作曲：从庸常中转身

谈到写作，霍夫展现出了极度的坦诚。他的回忆录《已足够：童年情景》不仅记录了自己，也记录了他的父母。他形容父母的婚姻“相当混乱”，但他更多谈到的是才华横溢的父亲，因时代错失了艺术抱负：“二战结束时他才18岁，为了生计他必须立刻去工作，在当时读四年大学是不可想象的事情。”于是父亲选择通过大量的阅读来自修，直到50岁出头时终于通过英国的“公开大学”拿到了学位，然而他最终只活了55岁。霍夫说，他想为父母留下一点纪念，这便是他动笔写回忆录的初衷。





斯蒂芬·霍夫的回忆录《已足够：童年情景》

仅仅当一位演奏家，这对霍夫来说并不足够，他说通过写作和作曲，自己需要表达一些单纯靠演奏他人作品无法传递的东西。他会随时在手机的备忘录里记录灵感碎片。他承认，写小说是他做过的最“私人”的事，虽然情节与他的现实生活无关，但其中对信仰、怀疑和绝望的探讨，却是他最真实的内心写照。对霍夫来说，文字和音符从一开始就是并行的，“自从我会识谱的那天起，我就在写曲子了。”他在学校里表现最出色的科目则是创意写作。在他眼中，所有的艺术本质上都是诗歌：“诗歌能从庸常中提炼出超脱的东西。在一段短诗里，你可以表达出和一部长篇小说一样多的信息。”

然而，霍夫的作曲之路并非坦途。在他在北方皇家音乐学院和茱莉亚音乐学院求学时，由于当时一个规矩：不能同时主修钢琴和作曲，他的创作被按下了暂停键。21岁踏入演奏家的职业生涯后，霍夫一度觉得“没必要再折腾了”，转而只写一些简单的改编曲、返场小品或音乐剧主题。直到作曲家约翰·科里利亚诺在后台的一句“质问”，他才重新开始严肃创作。从为恩师葬礼写的纪念曲开始，委约邀请逐渐滚起了雪球。后来，当威格莫尔音乐厅向他约写奏鸣曲时，他还心虚地觉得自己写不出来，“可现在我已经写了四部了。”霍夫说，现在自己大约已经出版了40部作品，且手头还有三个委约正在进行。

今年底，霍夫将带着自己创作的钢琴协奏曲《昨日的世界》（The World of Yesterday）到中国登台，具体行程尚待公布。他告诉我，《昨日的世界》这个标题取自茨威格描写战前维也纳的名著，但在霍夫看来，这种怀旧并非单纯的伤感或复刻，“我们每个人都在创造属于自己的魔法世界，”他解释，那是事实、幻想、读过的书和看过的电影共同构建的记忆。

霍夫告知，这部协奏曲的创作始于疫情期间，“那时人们被迫在孤独中重构文化”，刚好他就接到一个电影配乐的邀请，剧本设定在1930年代，一位奥地利男爵夫人委约钢琴家完成亡妹遗留的草稿。霍夫为此构建了两套迥异的音乐语言：一套是属于旧欧洲、带着科恩戈尔德式感伤的奥地利主题；另一套则是属于新大陆、像柯普兰笔下大草原般开阔的美国主题。然而，剧组最终因资金断裂而散伙。电影虽然没戏了，但霍夫手里却留下了一部完整的协奏曲素材。在经纪人的牵线下，这部作品最终由犹他交响乐团和哈雷管弦乐团进行委约，霍夫也轮番到世界各地与不同的乐团合作演出。他提到自己在新加坡和韩国的演出反响极佳，指挥家水蓝希望能请他来跟中国交响乐团合作。

巡演的另一面

现在手机里那取之不尽的曲库让他感到“超现实”。谈及聆听的仪式感，霍夫提起了一个令他神往的画面：即便在苏俄时代物资最匮乏的岁月里，前苏联钢琴大师里赫特仍坚持在莫斯科举办充满仪式感的聚会。“里赫特会邀请朋友们围坐在扶手椅上，专注地听一整段瓦格纳的《帕西法尔》黑胶。在极端环境下，音乐几乎像一种带有

魔力的救赎。”

这种关于“共同聆听”的向往，也投射到了霍夫如今在伦敦的生活中。他笑称，自己现在的邻里圈子简直就是一个微型的“音乐天堂”：他与大提琴家史蒂芬·伊瑟利斯（Steven Isserlis）的友谊始于1988年在美国的一场艺术节，1990年代末，因为常与伊瑟利斯会面，霍夫干脆把住处和工作室定在了对方住处附近，步行只需几分钟。

在伦敦的工作室里，斯蒂芬·霍夫过着高度自律的生活。他说自己曾热爱“挥洒颜料”的快感，但如今装修过了的工作室铺了地毯，上面放了两架钢琴，也就很少再四处涂画。一天的工作结束后，钢琴家喜欢在罪案剧中放松头脑，从《24小时》追到描写二战时期侦探故事的《福伊尔的战争》（Foyle's War）。他最近在读尼尔·弗格森的一战史，也痴迷于像《伦敦属于我》这样背景设定在二战的文学作品。这种对社会史的兴趣，让他甚至在街头漫步时，会去想象伦敦二战期间的炮火与废墟。尽管在这座城市居住了二十多年，霍夫并不觉得自己是伦敦人：“我的根依然留在北方”。当年他在利物浦的邻居与旧友大多已不在人世，偶尔回老家附近演出，都会勾起往昔记忆和感伤。

在繁忙的演艺日程之外，霍夫目前正进入一个高产的创作阶段。他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完成一部《安魂曲》。不同于传统的拉丁文本，他选择了勃拉姆斯在《德意志安魂曲》中曾采用过的德语文本，他说很被文字中超越宗教的普世人文关怀所吸引。这部拥有七个乐章的作品目前已完成草稿，霍夫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彻底完工，以迎接明年的首演。同时，他还在为美国林肯中心室内乐协会创作一部单簧管三重奏；另外，还有一部为钢琴、合唱团与管弦乐团而作的大型作品正在他脑子里发酵。

作为职业演奏家巡演了几十年，我问霍夫这门职业有什么令他意想不到的地方。他想了想，提到1984年为一位生病的钢琴家救场而飞往香港，那是他职业生涯早期的一次极限挑战，从纽约起飞，跨越半个地球落地后几乎直接进入排练：“那时候我的全身就像果冻一样僵住了，大脑无法控制任何事，甚至连杯子都端不稳。”

霍夫还记得巡演中许多琐碎而磨人的细节：音乐会结束后餐厅大多已经关门，只能饿着肚子回到酒店；为了练琴，不得不在有使用时限的琴房与复杂的交通安排之间周旋。“现在我会要求在房间里放一架电钢琴，”他提到，在最近一次北京之行中，钢琴公司专程把琴送到房间里，这才让他摆脱了那种深夜四处寻找琴房钥匙的窘迫。尽管日程紧凑，霍夫还是尽量会在每座城市寻找散步的路线，他说偏爱那些充满生活气息的城市，其中就包括广州：他喜欢在沙面岛闲逛，还惊喜地发现了一座19世纪晚期的天主教堂，并进到里面参加了一场弥撒。

我俩在咖啡馆室外坐了一小时后，眼看云层在变厚，气温也逐渐下降，我们便把谈话转入室内，开始谈起了爵士乐的话题。霍夫说自己更偏爱和声复杂的“比波普”风格，他还坦诚自己不会像爵士乐手那样即兴，必须把每一个音符写在纸上。临别前，他平易亲切地请我为他列一份爵士乐聆听推荐，并提到自己刚刚订购了一本关于“比波普”诞生史的大部头。这种时刻保持好奇、随时准备“被说服”的心态，毫无前辈架子，十分打动人。而我也开始期待他下个月在伦敦的独奏会。

（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，编辑邮箱：zhen.zhu@ftchinese.com）

版权声明：本文版权归FT中文网所有，未经允许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转载，复制或以任何其他方式使用本文全部或部分，侵权必究。

读者评论

排序方式 **最新的在上方**